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编

主编：杭侃 副主编：薛理勇

收藏上海

SHOUCANG SHANGHAI

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编

主编：杭侃 副主编：薛理勇

收藏上海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收藏上海/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5.12

ISBN 7-80668-916-8

I. 收... II. 上... III. 上海市—概况
IV. K9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0434 号



收 藏 上 海(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

主 编——杭 侃
副 主 编——薛理勇
责任编辑——吴伦仲
特约编辑——吴志伟
封面设计——舒 明
版面设计——任 重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5
版 次——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书 号——ISBN 7-80668-916-8/J·39
定 价——35.00 元

主 编 杭 侃
副 主 编 薛理勇
编 委 杭 侃 傅为群 薛理勇
汤伟康 钱宗灏 张明华
特约编辑 吴志伟

特别鸣谢

本书出版得到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家赞助

前 言

杭 侃

几年前,我在上海博物馆接待一所著名高校的副校长,这位副校长乃名门之后,是国内外知名的法学专家,具有很高的人文素养。他的一大爱好,就是公务之余参观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他所参观过的博物馆数量,大概要远远超过我们国家大多数博物馆的馆长。陪同他参观的,除了上海法律界人士之外,还有他的几个研究生。校长很仔细地参观了上海博物馆的所有展厅,对上海博物馆琳琅满目的艺术珍品赞叹有加,笔者也为能接待这样一位喜好文博的学者感到欣喜,尽力做好接待讲解工作。在参观之后的闲谈中,他的一位研究生悄悄对我说:杭博士,我很想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我说:你随便问吧。他说:我看你介绍的时候津津有味的,很陶醉的样子,我很想知道你怎么会对这么一堆东西如此感兴趣的?在我看来你们挖出来的很多东西也就是破烂而已。

感谢他的直率,在感叹当代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之余,听到我讲这个故事的人都很好奇我当时是怎样回答的。我当时对那位研究生说,你去过公园,参加过猜谜活动吗?他说参加过。我说你猜不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很想猜出来? he 说是,猜不出来的回去还在想。我说,就是呀,在我眼里,在你看来的这些破破烂烂中蕴藏了许许多多的谜团,猜不出来的时候我自然很想猜出来,人文科学就是要回答人们心目中的一个个为什么。

其实,在现代这个越来越功利的社会里,有“历史有什么用”、“考古有什么用”、“文物有什么用”的疑问的,不仅仅是这个研究生,即使在我们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行当里,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如果不搞清楚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是在文博这个行业里工作了,充其量也只是混口饭而已。

听到笔者回答的人,以为当时的回答还算得体。这个回答只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从事文博事业的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即人类天生具有猜解谜团的好奇心理。应该说,任何学科都是“有用”的,不然就不会产生这个学科。考古学在不同国家产生的时间不同,但都与这个国家和地区当时的社会发展需求紧密相连。近代意义上的考古

学发祥于欧洲,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实际上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为自己的发展寻找精神的支柱,这些精神支柱当然不可能诞生于中世纪的神学之中,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古希腊罗马时代,激起了人们对古典文学艺术的热忱,从而大规模地加强了对古希腊罗马时代艺术品的搜集和研究,并进而把探询的目标扩大到近东的埃及、巴比伦等古代文明上,如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他的远征军中就有考古学者随行。而西欧和北欧相继建立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本身没有像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这些古老文明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于是其国民就试图通过考古发现,来追寻自己先民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从而增进自身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这些活动极大地促进了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另外,十九世纪中叶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的大发展,否定了上帝造人的神话,一系列石破天惊的研究成果,彻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世界观,人们在为进化论寻找物证的过程中倾注了极大的热忱,同时,这些科学活动直接促成了史前考古学的诞生,因此,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产生于十分“有用”的背景当中的。

今天,虽然由于社会的剧烈变革和快速发展,考古学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考古学依然是一门“有用”的学科。只是它的“有用”,更多地不是表现在直接地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而是间接地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上,在相当程度上它不是作为满足个体需要,而是作为满足社会或全人类的需要而存在的。概括而言,它的“有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满足人类永无止境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是人类灵魂深处最直接的情感需要。高更在他的一幅名画中曾经发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高更提出的问题,是人类的终极问题,就如同十八世纪德意志天才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 1772 ~ 1801)在论述哲学时所说的“哲学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一样,人类对自己的终极问题,永远保持有探询的冲动。

第二,科学和艺术的借鉴。考古是人文科学中的基础学科,它为科学和艺术的许多门类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材料,也为人们的创造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源泉。正如最近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的七卷本《技术史》中所言:“进步是不常发生的例外,而不是惯例;文化上的重大进展更多的是由于文化传播,而不是原创的普及。”科学的进步和艺术的发展,都需要大量借鉴他人的精髓。

第三,见证历史和借鉴历史。考古发现已经将上海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推进到六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六千年来上海地区先民活动遗留下来的大量的遗迹遗物,不仅仅是上海地区历史发展的确凿见证,而且也为

我们思考上海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和提出了有益的课题。比如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作为上海地区前后相继的两个文化,其先民的生存环境发生过很大的变化,正如考古学家所言,良渚文化为什么盛极而衰?这个问题“对当今社会乃至未来社会都具有很大的警示作用”。

第四,增强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已故作家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曾经记述过他的一位意大利朋友,这位朋友在谈到对北京城的观感时说,“意大利的古迹可以使他感到自己不是属于一代人,而是一族人,从亘古到如今”。前几年,三峡的文物保护工作备受世人瞩目,国家文物局的一位领导在接受上海东方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过一段朴实的话:我们在地工作,多年以后回到我们家乡的时候,都希望能够看到小时候玩耍过的地方还遗留着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一棵树,也可能是一口井,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许多美好的回忆。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村庄的时候,这些东西没有了,而且我们年迈的双亲也已过世,那么我们就有一种失落感,我们和原来的故乡就缺少了沟通的纽带。对于三峡的老百姓来讲,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我们的文物保护同样起到维系一个民族根系的作用。许多人总是在问,花这个钱值不值,我们说,这个钱花多少都是值得的。中国政府在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拿出相当的一笔钱来做文物保护工作,无疑是对整个库区、整个历史负责。

第五,反思人类的历史和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考古学最终要与其他学科一道,共同反思人类文明变迁的途径及其原因,寻求人和社会的本质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使我们在与历史的衔接中,驱逐我们在历史长河中的孤独和迷茫,照亮人类前进的方向。

所以,文物、考古既具有科学价值,又具有艺术价值。正是因为具有这两方面的价值,文物考古工作才既有专业性,又有广泛的群众性,而博物馆正是联系两者的纽带和桥梁。眼前的这本《收藏上海》正是我们对于“雅”、“俗”之间的一种尝试。同时,它也是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第三期馆刊。这期馆刊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以文物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第二个特点是撰写者不局限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一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只有对藏品了解透彻了,才能在此基础上做好其他工作,所以,我们确定了这一期的馆刊以研究文物为主要内容。具体而言,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工作,理所当然地应该围绕“上海市”、“历史”、“博物”来进行,在这个方面,我们还需要进行深入的工作,而不是泛泛而谈,学术的深度是保证学术生命力的根本所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有两万多张1949年以前的老照片、几万件不同质地的珍贵文物、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光是对这些藏品进行全面系

统的整理研究,我们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对于第二个特点,就像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应该成为全体上海人的博物馆一样,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馆刊也应该成为关心上海市历史文物的同好者们的一个共同园地,期盼着大家能够耕耘、收获,在这方面,我们同样有大量的工作期待于未来。在2004年9月上海市召开的文化工作会议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新馆建设被列入上海市新一轮文化发展规划中的十大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我们有决心,也有信心在全体上海市民的关心帮助之下,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新馆建设成为一座系统反映上海六千年发展历程的现代化的博物馆,将其建设成为一个收藏、研究、展示上海历史,尤其是上海近现代史的重要基地,为上海的文化事业发展增添新的亮丽的风采,为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目 录

前 言	杭 侃	1
上海城隍庙通天彝拓片引出的故事	薛理勇	1
旧上海跑马厅标记	包黎华	4
旧上海跑马总会证章	吴志伟	6
从威尔斯木桥到外白渡钢桥	吴志伟	10
上海开埠五十周年纪念章	吴志伟	17
杜氏家祠落成纪念章	吴志伟	21
公共租界中央捕房建成纪念牌	吴志伟	26
雷士德工学院扩建纪念铜牌	吴志伟	30
民国时期第六届全运会名誉副会长徽章	吴志伟	34
民国时期第六届全运会纪念章	封荣根	38
上海最早的金融刊物	范永林	41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手抄期刊——《梅友》	龚丽萍	42
工商领袖朱葆三及《朱府君赴告》	顾柏荣	44
夏粹方先生哀挽录	顾柏荣	46
美童公学校长办公室信函	胡宝芳	48
近代来沪定居的第一位西方女性——维魏林夫人	胡宝芳	51
民国《清理盐田执业凭证》	薛理勇	53
明代《日涉园景图》流传始末	薛理勇	55
意外获得的海内孤本——清代咸丰年间初刻本《英话注解》	薛理勇	58
从上海出土的明代墓葬中的买地券谈起	薛理勇	60
一份民国元年的租房契约	申持中	63
1864 年 ~ 1866 年上海英租界地图	朱 伟	65
一封七十年前由监狱实寄的信件	徐家俊	69
民国时期的上海当票	傅为群	71
老上海的钱庄存折	范永林	78
民国时期上海的团体人寿保险单	裘争平	80
民国时期第一家火险公司保险单	裘争平	83
梅兰芳剧团赴苏演出保险单	裘争平	85
辛亥革命时期的奖凭	裘争平	87
阜丰面粉厂“自行车”注册商标证	裘争平	90
意外获得的“飞帖”	肖吟新	93
李伯元《游戏报》与“小报”的来历	肖吟新	95

警哨探源	汪志刚	99
“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选票	包黎华	104
浅谈 UNDERWOOD 牌打字机	胡宝芳	106
近代银行机械器具的演变	范永林	109
歇后语与旧招牌	裘争平	111
上海汇丰银行壁炉薪架发现记	郑毓明	113
上海开埠五十周年纪念邮票	朱伟	115
电车·哈同·铁藜木	朱伟	117
《上海四马路洋场胜景图》木版	朱伟	122
上海工部局印章漫谈	朱伟	126
上海工部局局旗考略	朱伟	130
M. C. R 条石漫谈	朱伟	134
斗蟋蟀用具——箬格	申持中	139
“中央信托局·上海”铜钢印凸版	文连	141
“上海市公安局崂泗分局”印章谈	钱柏椿	144
“轿饭账”代币与旧上海命案	傅为群	147
寻找上海最早移民的钥匙——记广富林遗址出土的一件陶鼎	陈杰	149
良渚文化时期的巫师御虎纹琮形玉镯	张明华	151
福泉山遗址出土的豪华型良渚玉戚	张明华	156
明代镂空戏台人物杂宝镜	周丽娟	161
上海嘉定法华寺地宫中的元代弥勒佛像	何继英	164
一座罕见的明代翁媳合葬墓(附:墓志铭)	江汉洪	166
近几年新发现的上海地界碑	申持中	172
新发现的上海租界界碑	申持中	180
“一二八”淞沪抗战将士滕久寿墓碑	徐亚芳	182
卜舛济与圣约翰大学	房芸芳	185
我国最早的工艺习艺所——土山湾孤儿院	李国林	190
“常胜军”与中国军事近代化	华一民	194
民国伪币大案	傅为群	197
上海泖塔纪事	高蒙河	199
百子大礼轿上的吉祥图案	徐亚芳	203
百子大礼轿	薛理勇	212
物华号百子大礼轿琐谈	吴志伟	214
彩色图版		217

上海城隍庙通天彝拓片 引出的故事

薛理勇

拓片、拓本在文博或集藏者行内叫作“黑老虎”，这也许是传统的拓片通常用墨拓，版面上以黑色为主，吴方言又以“老虎肉”喻某件东西价格昂贵，上好的拓片或拓本，价格十分昂贵，于是就有了“黑老虎”之称。

拓，通常指墨拓，即把纸服帖地覆到刻有文字图案的石碑、器物上，然后用蘸有墨汁的工具拍打纸，使石碑、器物上的文字图案印到纸上，是保存和传递碑刻文字图案的一种工艺和方法，由于外置于场地上的碑可能会被损坏，个人收藏的器物容易遗失，而拓片就成了保存文物图文、传递文化信息的一种方式，其在保存和延续文化中的作用就不可低估了。

在中国道教或佛教寺庙中轴线的山门前，天井中大多会放置一只比人还高的铸铁炉，它是供信徒和香客礼神时敬奉香烛专用的，民间直呼为“香炉”。敬香的一大目的，就在于通过袅袅上升的烟雾，使人与天，世俗与仙界建立沟通，祈祷上苍保佑，所以犹如道家的许多法器被冠以“通天”一样，寺庙中的香炉在道家的言语中就被叫作“通天彝”。通天彝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作用：在宗教中，它是沟通天人之道的神器，而在建筑中，它又是指定的敬香之地，避免火烛不慎而引起火灾。

上了一定年龄的上海人应该还能记得，以前城隍庙大门前的空地上就有一只通天彝，它也成了上海城隍庙的标志，可惜这只可以沟通天人之道的神器也许保佑了不少人躲过了灾难，让他们获得了幸运，但它自己却没能躲过“文化大革命”的厄运，现已不知去向。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就收藏有这只通天彝的拓片，这是上海文博界的老前辈拓下来的，当这只通天彝失落后，这份拓片尤显得重要和珍贵了。

从拓片中可以看出，上海城隍庙通天彝铸于清顺治丁亥（1647年），由上海名绅乔炜监制（见拓



旧时上海城隍庙



监制人的拓片表明

片)。《同治上海县志》卷十九“人物”卷在乔镗传中附有乔炜的简短介绍：

乔镗子乔木，孙乔拱宿，曾孙乔炜。炜字赤余，天启元年(1621年)副贡入史局，历掌制诰，进起居注，纂修玉牒，官至礼部郎中……

乔姓是上海的望族，世居上海城里“乔家栅”，今乔家路即以乔氏居住而得名。乔炜的曾祖父乔镗是上海的抗倭名将，率兵多次击溃倭寇，为保卫上海及附近地区的安全作出杰出贡献。《同治上海县志》“第宅园林”中又记：

渡鹤楼，在城南，一名“南园”，乔炜建。池通潮汐，时闻水声，木石最为苍古。中有明志堂、锦石亭、息机山房、珠来阁诸胜。曹垂灿曾居之，后为太学李心怡别业，更名“也是园”，今改“蕊珠宫”。

乔炜是上海乔氏——乔镗的嫡曾孙，他们除了在乔家栅拥有产业外，在上海城里及城外还拥有许多产业，其中渡鹤楼即是其中之一，还是上海明末清初的著名私家花园，后来先后转卖给了上海名绅曹垂灿、李心怡，改名“也是园”，后来又被政府收买后建造道观——蕊珠宫，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学校，民国以后，这里又成了上海地方政府土地局机关所在地。今天，老城厢有一条叫作“也是园路”的小路，它是由原也是园留下的地名。乔氏是上海望族，乔炜又是乔镗的嫡传，是上海名绅，由他出面监造上海城隍庙通天彝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这个通天彝上铸有颂铭，全文如下：

大禹铸鼎	以象百物	明德荐馨	用励斋戒
神灵陟鉴	夔夔眈眈	冲穆无朕	昭垂皎日
远迩咸瞻	久□咸敷	无戏无谗	无倾无軼
上通冥契	下覃□密	凡我烝民	有冯有翼

亿万斯年罔克攸□施于□□莫常虔劬
顺治岁在丁亥孟冬穀旦

海上长人陇右孙鹏谨识冯菖敬书

颂文署名的“海上长人陇右孙鹏”中的“海上”就是“上海”的别称，如“海上画派”即“上海画派”，清代上海县下辖长人乡和高昌乡，此“长人”即“长人乡”；但是笔者至今尚未查到铭文作者孙鹏的相关资料，倒是查到了一位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叫沈朋的人的资料。《同治上海县志》中记载：沈朋为人慷慨乐施，每逢荒年，他总会慷慨解囊，出粟赈灾，甚至将贫困租地人签下的借据租契当众烧毁，是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长者。沈朋有个儿子叫沈制，任漕运官，一次，



颂铭拓片

他押漕船赴京,中途遭抢劫,几条船的漕米被抢掠一空。按大清法律,漕米不能按时运抵目的地可判死罪,更何况漕米被抢。正当沈制一筹莫展,处于进退两难之际,忽然有一条大船向他靠近,对方船主对沈制讲:“我们的船漏水了,是否能帮助把大米先驳到你的船上?”沈制是一位好心肠人,尽管他已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还是同意帮助他人,当船员们齐心协力把漏船上的大米驳到沈制的船上后,那只漏船就在瞬间消失了,沈朋也突然领悟到,那只漏船船主的面孔酷似上海城隍庙里供的城隍老爷,领悟到是上海城隍在冥冥之中帮了他的一个大忙。沈朋到了北京后,立即将漕运过程中发生的事向上司作了汇报,上海城隍也以“护漕有功,敕封灵佑”,大清开国皇帝给上海城隍秦裕伯追加了一个“灵佑伯”的封号,而沈制的父亲知道此事后,也特捐资铸造了这只通天彝,几百年来,它成了上海城隍庙的景观之一。

根据历史照片和保存的拓片,可以复制出当年的上海城隍庙通天彝,如真的有人愿出资作此功德,我想,我们也一定会尽力帮忙的。

旧上海跑马厅标记

包黎华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青年教师、画家张良是一颇有情趣的人。画家们总是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室,于是他几经周折在威海路20号(近黄陂北路西)的一幢已显得十分破烂的西洋建筑的三层阁里安了家,他在这里构思、创作、居住。张良是一位艺术家,他用艺术家的眼光去了解这幢建筑的历史,观察四周的一切,他了解到这里曾是英商跑马总会下属的一个马厩,这里还保持了马厩的基本式样,而且他还在门上发现两只铁铸的直径将近一尺的形似马蹄的标记,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当年跑马厅留下的遗物,于是他就将此发现告诉了上海电视台的记者、编导李虹光女士。李女士认为张良的发现很有价值,如果能得到有关单位的认可,她可以就此事的发现做档节目,于是她又将此事告诉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上海史专家薛理勇同志。得到这一消息,薛老师马上带着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文物保管部的几位同志赶到现场。经过考证,我们确认这个马厩是当时赛前集中参赛马匹的地方,那两个形似马蹄的标记,本来应该每个马棚的门上都有,但现在只剩两个,我们想把它征集下来,丰富馆藏文物。于是我们走访了街道、里弄,有些居民不同意我们把该物取走。我们又跑到当地的房产公司,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最后在当地街道、里弄、房产部门的配合下,在电视台记者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将这个马厩标记征集入库。李虹光女士真的将这个马厩以及我们征集马厩标识的经过做了一档节目,据说该节目播出后颇受好评。



跑马厅标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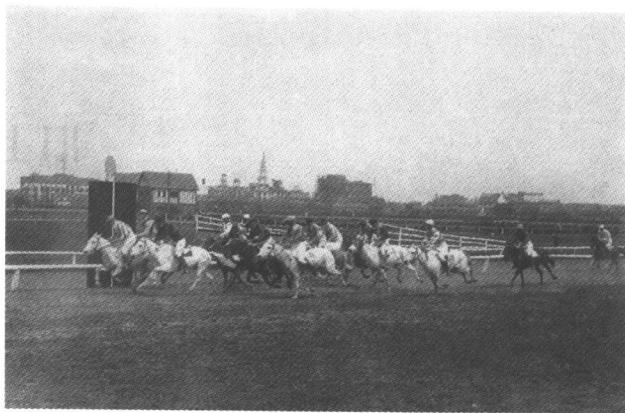
众所周知,今威海路与南京西路之间、黄陂北路以东的上海美术馆以前是上海图书馆所在地,而在解放前,这里就是英商跑马总会总部机构所在地,而今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则是跑马场。在黄陂北路威海路东北转角处就是跑马场的“司令台”,这个“司令”并不是军队的官衔或职务,而是“掌管号令”的意思,赛马时,所有赛马在此集队,听令出赛,当然赛马的终点也在这里,“司令台”边上就是看台,根据《英商跑马总会章程》,跑马总会属会员制,只有会员才能进入这个看台。所以每当马赛开始前,跑马总会的会员们就从跑马总会大楼进入看台。解放后,这个看台一度作为上海体育馆,后来又改为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一直到上世纪末建上海大剧场时拆掉了。

旧上海的侨民很多,而养马、赛马又是侨民最喜爱的活动,于是上海有许多马厩,还有专门代理养马、驯马的公司。那些马厩大多设在与跑马场相近的地方,今江阴路两侧当年几乎全是马棚。上海跑总会举行的赛马须经挑选后编队进入赛场,而威海路20号的这个马厩是临时赛前集中的地方,正式比赛前,驯马师在这里将赛马牵出,穿过黄陂北路进入跑马厅的“司令台”。

威海路20号的马棚为二层钟楼,平面呈凹字形,钟楼的楼上是管理人员办公室及驯马师的休息室,两厢为平房,实际上就是马棚,一边一字形排开为九间相连的马棚,临赛前入选的马匹在这里集中,进行赛前检查,再配上号衣。长期以来这个马厩由一位叫马立斯(H. E. Morriss)的英国人兼管。据说他是一位采矿工程师,约1875年左右来中国,调查中国的矿产分布和储存情况,后来他开始从事上海的房地产业,还成了英商跑马总会的董事,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跑马厅附近有许多农田,马立斯就购置了不少,如今西藏中路延安东路一带旧时被叫作“老马立斯”,今大沽路一带被叫作“新马立斯”,大沽路菜场旧名“马立斯菜场”,在大沽路附近还有不少以“马”字起头的里弄,这些均是马立斯的产业。今天瑞金二路118号瑞金宾馆一号楼就是马立斯私人住宅。马立斯还因收购了旧上海外资最大的新闻出版机构——“字林洋行”(外滩17号的今友邦大楼,旧名“字林大楼”,是字林洋行的产业)的股票而成为字林洋行的董事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的赛马活动基本终止,但马立斯因在上海有许多产业而仍留在上海。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租界,马立斯被日本人送进了集中营,最后惨死在那里。

1941年以后,这个马厩就被原来在这里养马的小工谢葆生与汪伪勾结后强占,这里一度又成为汪伪的特务机构,而谢葆生后来也当了汪伪的苏州警察局局长,1945年被镇压。

旧上海的跑马厅曾是亚洲最具规模的跑马厅,并在旧中国有极广泛的影响,而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关于跑马厅的藏品实在不多(有几件是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当时的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征集来的),所以这次征集到的跑马厅标记是一次既意外、又令人振奋的收获。



当时赛马实况

旧上海跑马总会证章

吴志伟



1938—1939 年证章



1941 年证章



1943 年证章

这三枚是西人跑马总会晚期的证章,用来标明与该组织的关系,通常是该总会工作人员的身份证明徽章。一枚 1938—1939 年间使用,高 4.4 厘米,宽 2 厘米,中间三个英文字母 SRC,是上海跑马总会英文名称(*Shanghai Race Club*)的缩写,采用悬挂样式,交叉使用红、白、黄三种颜色,一枚是 1940—1941 年间的,形状是六角形,两对角有 3.5 厘米长。其余基本上和上述一枚相同,另一枚是别针式,宽 4.5 厘米,高 2 厘米,中间使用英文 SRC,跑马总会名称使用中文。跑马总会是一个体育性的组织,由正式会员和其他会员(名誉会员、聘请会员、社会会员)组成。习惯上,人们将总会办公和会员聚会的固定场所(即总会会所)称为总会。

关于该总会的历史,介绍的文章是比较多的。简单地说,在 1848 年,西人用每亩约十两银子的低价“永租”今河南中路南京东路山西南路一带八十余亩土地,辟作运动场,在其四周则建立了可供赛马的跑道。每到春秋佳日的 5 月、11 月间,则举行赛马大赛。现在能得到的材料表明,在 1850 年就已经举行过比赛,那次“一天的比赛总共有七个项目,最多时有七匹马比赛。由于场地狭小,须经三次预赛,胜利者进入决赛。”运动场内设置了滚木球场(*Senior Bowling Alley*)、英式墙手球(*Fives*)球场等,场内树木丛丛,还种植了许多花卉异草,西人称之为花园(*Park*)。南京东路从外滩到河南中路一段“马路”又有“派克弄”之称(*Park Lane*,意为“花园小道”,音译派克弄)。到第二个西人跑马场设立,这个跑马场也就有“老花园”(Old *Park*)之名,而沪人则往往喜欢称为“抛球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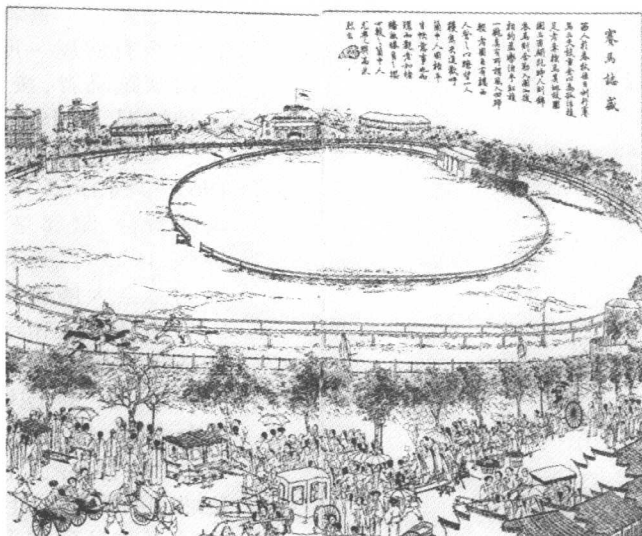
约 1850 年与 1851 年之际,麟瑞洋行大班霍格(*WM. Hogg*)及吉勃(*John Darby Gibb*)、兰格莱(*E. Langley*)、派金(*W. W. Parkin*)和韦勃(*Edward Webb*)五人开始组织“跑马总会”(Race Club)。不久,他们看中了今湖北路、北海路、西藏中路、芝罘路一带的土地。于是,他们采用圈占和强行低价购买的手法,逐渐获取了一百七十余亩土地,当时发行了总面额为 8000 元、每股 50 元、股息百分之十的股票;动用了几百个劳力进行平整场地,到 1854 年,称为“新花园”的西人第二个跑马场正式建成使用。今日六合路附近,曾是看台所在,直到 1881 年那里

的看台才完全拆除,但是这个跑马场仅使用到1861年左右。1862年和1863年,分别由跑马总会、上海运动事业基金(Shanghai Recreation Fund)将该场地出售。在1860年时,跑马总会采用圈占和付定洋的方式以示占有今西藏中路、武胜路、黄陂北路、南京西路一圈的土地,稍晚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购地;跑马总会的跑道率先建立。1862年跑马总会用卖掉第二跑马场所得的钱将股票逐渐集中到手里,1863年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购买场中的土地,地价从每亩三十两到四十两银子,整个购地过程直到1895年才完全结束。

新跑马场(习称跑马厅)的土地分属于跑马总会和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属于跑马总会的是外圈的草场地,跑道全长近2公里(2156码),四周围以栏杆,跑道填以沙、土,又植上细草。从同治二年(1863年)至民国八年(1919年),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大赛,每次选择在星期一到星期三;休息两天后,到星期六再举行“跳浜、跳花箕(沪语:棉花箕)架诸戏”。民国九年后,增加了几天预赛,有时也在周末或节假日举行比赛,每天的比赛早期约有七项。《申报》有这么一则记载:

癸酉(1893年)九月十一日“今日西人赛马之初日,午时起一点钟至二点钟,时歇一时,由二点钟至晚而止,共有七事。计开:赛马路银盘一跑,赏物值银七十五两,跑有一里半之远,诸马进名者共二十七匹。试马跑,进名马共十三匹,每马供银二十五两,得胜马取银;惟第二快马免具供入名之银,跑有三里远。生马跑,惟中国未曾先跑各马,准其与赛,赏银一百七十五两,跑有二里半远。进名诸马共四十五匹,每马付入名银十两。道台银尊一跑,系道台赏银樽,值一百元;骑马之远六里。骑马人一跑,凡马未曾跑胜,凡骑手未曾骑胜,始准与跑,赏银樽,值七十五两;共有二十六匹马入名,跑马之远三里。勿得银樽一跑,樽值二百两,跑马之远三里。跳山沟一跑,另行择勘驰道绕路三匝。”

后来一般固定为每天比赛十项,跳浜那日有九项。每逢春秋大赛时,跑马总会总要请上海道台、知县等中国官员前去观赛。一般中国市民能入内的只有为洋人效劳的马夫。但是赛马活动非常吸引市民,每至赛马期间,“自租界达马场之各路,但见往返者如鱼贯、如蚁阵,……跑马之处则广场东北两边之路,人如堵墙,叠层拥积,约有



《点石斋画报》中描绘赛马时的场景



爱字香宾票